

•物人治政新介評•局政析分•政施討檢•策政判批•

家常便飯

NEW STATESMAN

雲星馬 長社 珍琳鄒 人行發

版出日三月二年八十三 刊月半

專論：今日智識階層的任務
綜合報導：蔣總統退休前後
政局分析：看李代總統如何澄清時局？——馬家駒
時事展望：國共和談前途預測——任竹君
政策預測：孔宋豪門的命運——孟怡
側面新聞：李濟琛集團的新方向
新聞紀事：張治中奔走和平始末
軍事觀察：共軍何日渡江？——司徒敏
派系動向：彷徨歧途的系
政黨春秋：農民黨黨魁董時進——林張
人物動態：邵力子力排衆議——羊方
張羣左右逢源——梅碧
黃宇人砲轟頑固派——馬連
劉不同與衆不同——戈達
谷正綱想做史可法——延碧
劉健羣宦海浮沉錄——去碧
王雲五在港被揍記——非碧
文化小丑張道藩——碧

第一卷第九期要目

本刊態度

不偏不倚，圖地公開，
反映各方面對某一問題之獨立意見。專重各作者之言論，所發表者并不代表本刊政策關係之分析批判，及政治新人物之介紹，以造成政治新風氣，促進國家新建設。

發行人：鄒星琳
總編理：陳靜雲
聯合書報社
發行所：新政治家社之醒雲玲

總經理：陳靜雲
聯合書報社
總經理：陳靜雲
聯合書報社

總經理：陳靜雲
聯合書報社
總經理：陳靜雲
聯合書報社

批銷辦法

一、歡迎批銷，停止訂閱。
二、現款批銷六五折，千本以上六折。
三、出版前五天，即每月一日十五日。
預付批銷款項，並訂定批數者，
照前期定價計算。

大勢明白今后中國應走途徑的一羣人。要了解今日智識階層所可能的貢獻，必先明白智識階層之前身——士。在中國的傳統社會裏，士是干政而不柄政的，換言之，乃是服役於實力集團的輔佐階級；實力集團分出「成王敗寇」，輔佐階級亦有諸葛亮與牛金星兩種型式。自然，皇盜之分乃衰世現象，在平時，士欲成為顯貴的人物——大夫（官），勢必仰承皇朝的恩典（如徵辟、科舉之類）。所謂「三月無君則皇皇然」，所謂「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說明士當作一種商品，其主顧唯有皇朝甚至僅皇帝一人，韓愈說得好：「古之士，數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輶，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西海一國，舍乎此則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引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

看此段話，秦漢前後士大夫風格氣度之不同，概可想見。質言之，「士」由自炫身價而降至一面倒之局，實因皇朝獨佔了「士」的出路權。「后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的孟子，堪稱先秦時代士子矜貴的傑出人物：「曲學以阿世」的公孫弘，則開其後讀書人視規事主但問忠奸不辨是非的宗風。譚嗣同所謂：

「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苟學也，皆禦惡也」。故名為行王道，實則皆是霸道；名奉道統，實則把結道統。士何以沒有獨立的人格，一言以蔽之，缺乏生產技能生活不能自主也。

今日智識階層的任務

呂克難

把分散的力量集合起來，反對內戰，爭取和平

我使用智識階層一詞，是指認識自身地位通曉世界大勢，明白今后中國應走途徑的一羣人。要了解今日智識階層所可能的貢獻，必先明白智識階層之前身——士。在中國的傳統社會裏，士是干政而不柄政的，換言之，乃是服役於實力集團的輔佐階級；實力集團分出「成王敗寇」，輔佐階級亦有諸葛亮與牛金星兩種型式。自然，皇盜之分乃衰世現象，在平時，士欲成為顯貴的人物——大夫（官），勢必仰承皇朝的恩典（如徵辟、科舉之類）。所謂「三月無君則皇皇然」，所謂「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說明士當作一種商品，其主顧唯有皇朝甚至僅皇帝一人，韓愈說得好：「古之士，數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輶，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西海一國，舍乎此則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引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

看此段話，秦漢前後士大夫風格氣度之不同，概可想見。質言之，「士」由自炫身價而降至一面倒之局，實因皇朝獨佔了「士」的出路權。「后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的孟子，堪稱先秦時代士子矜貴的傑出人物：「曲學以阿世」的公孫弘，則開其後讀書人視規事主但問忠奸不辨是非的宗風。譚嗣同所謂：

「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苟學也，皆禦惡也」。故名為行王道，實則皆是霸道；名奉道統，實則把結道統。士何以沒有獨立的人格，一言以蔽之，缺乏生產技能生活不能自主也。

就歷史而論功罪，智識階層原也無需自菲薄。「馬上得來的天下不能馬上治之」，似乎告訴我們智識階層的功能，僅是太平年月皇朝案頭的花瓶，蓋馬上的天下必須馬上失之，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宜其一無用處。其實拉平了看，在亂世時期往往先有一個風氣疾移之

局，讀書人對於一朝風氣的轉變，其勢最大。春秋戰國孔孟所倡導的士風，姑不論其好壞，畢竟成了百代宗師，魏晉的清談，隋朝的參禪，宋明的理學（心學）以及晚清的樸學，特別是康梁所鼓吹的政治改革，其轉捩時代之功，有目共見，而其對於國運的影響，可說迄未衰熄。我們不妨說出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是智識階級自覺的一種努力，而且是一種史無前例的模範，此觀孫先生的博學及其不邀名利功成身退的精神可知。誠然，在專制時代皇權統治之下，士人幫閒（兜）者多，獨立特行者少。但也不能一概抹煞。在中國，如顧炎武那樣的氣節與見識：「絕無閑然媚世之習」。其論當時政治曰：「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之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責，與有責焉耳矣。如黃黎州的風骨與沉毅，爲國奔走，「瀕於十死」。其痛斥專制政治曰：「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力言「士」之出仕，「爲天下，非爲君也。爲萬民，非爲一姓也。」黃顧二人的著作，如「明夷待訪錄」，「日知錄」，成爲日後康梁宣傳新思想的張本，影響極大，嚴格而論，開風氣之先爲時代之前導，往往屬諸智識階層。在西洋，如洛克之與一六八九年的光榮革命（The Glorious Revolution）伏爾泰之與法國教會權威的顛覆，拿破崙且謂無盧梭即無法國大革命。由此可知智識階層即使在極端勢力統治下，仍有其神聖的任務，光輝的成果。簡單說一句，由專制到民主，少不了智識階層打頭陣。

回答這個，我以爲不能求之於抽象而不着邊際的那句老話：「爲人民服務」。爲人民服務云云乃是一個大方向，意指擺脫束縛向人民看齊。今日的人民就其極大多數而言，尚在被治狀態。說爲人民服務的人應該先搞清楚人

蔣總統退休前後

蘭石

蔣總統已於元月二十一日正式宣佈退休，此舉雖在一般人士的預料之中，但決定之速，却爲大家所驚異不止的。許多人對蔣總統的離京有無限的感觸，這感觸多於憎，惜多於恨的，蔣總統的一生中，不能說對中國的革命沒有貢獻。但今天臨到了這樣一種局面，怎不使人感喟呢？

當蔣總統在元旦文告中表示願與共黨言和的意旨後，多少人爲這個突然言和的聲明而不解。大家都知道他的性格，凡是說過的事，就是再有困難也

要做到，即使做錯，也要倔強的錯到底，這是就對事而言，對人也何嘗不是這樣，他所厭惡的人，無論如何具有才幹，他還是不肯容納的。因此文告中，不能說對中國的革命沒有貢獻。但今天又重新放棄他一貫的主張，而與共黨言和起來？並且又不顧CC如陳立夫、谷正綱、張道藩等主戰派的勸阻而決意言和？這不能說總統性格的反常，而是有

着許多原因造成了蔣總統提出言和的主張。

第一，在軍事上不能再打。自從濟南易手後，戰局急轉直下，東北全面爲共軍所佔，平津相繼失色，徐州蚌埠皆告撤守，揚州泰興兵臨城下，整個長江以北的廣大地區均陷於共軍之手，即長江以南亦感受空前威脅。國軍野戰軍的主力，先後被共軍吃掉。政府在軍事上的幾張王牌，如鄭洞國、廖耀湘、王耀武、杜聿明、邱清泉、李彌、黃伯韜、黃維等諸人，被俘的被俘，戰死的戰死，賤下來的如傅作義、關錫山、孫元良等殘兵敗將，已經是士無

門知了。第一線兵力之消耗如此鉅大，第二線兵力也尚未訓練完竣，兵員既有困難，武器給養之補給也是民的現狀。另外一句爍調：「一切爲了民主」。當然很對，但究其實際則是一個目標，仍乏具體的內容。我以爲今日智識階層最迫切應該做的一件事，乃是堅定而勇敢地呼出人民的願望，說人民所怨恨的，講人民所希冀的，今日人民所厭恨者爲何？曰：內戰，所最希冀者爲何？曰：和平。這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一件事，無庸詳細深究。

事實上今日智識階層中已有不少先進的學者作家在呼籲和平咀咒戰爭了。現在的問題是如何使之集體化，強化，是如何變各不相謀的人自發鬥爭爲聲通一氣的聯合戰鬥。查看一下當前較進步而風行的刊物，十九是民間性的，反內戰的，主張和平的。問題就在如何聯合這些分散的力量。至於如何一層，個人並非一無意見，譬如由各大雜誌（當然主張停止內戰實現和平的）聯合發起，這是一種方式，而且就當前刊物的地區分佈言，幾乎每一重要城市均有反內戰的刊物發行，不無便利之處。另一個方式，可由不屬於任何黨派的名流學者領銜號召全國性的和平運動。先期爭取國共二黨內的進步份子，逐步謀其擴大，此外方式尚多，這裏不必詳說，免得政府疑惑鬼。總之，反對內戰呼籲和平，是今日智識階層最迫切的任務，而且是應該去做的。換言之，爭取和平，反對內戰，在今日即是「爲人民服務」。

總之，智識階層對今天的現狀，再不能敷衍式的叫喊，更不能緘默不言，國家槽到如此地步，智識階層的分化軟弱當不能辭其咎。中國若欲自救，最大關鍵，在智識階層有勇氣魄力敢於出來擔當這個危如累卵的局面，而出，領導智識階層團結奮鬥！

國 蘭石

不能說沒有問題，加以共軍勢如破竹，國軍節節敗退，士氣之沮喪，無法再打下去了。

第二，在政治上不能再打。中國官吏的貪污無能，以及行政效率的低落，已是舉世皆知的事實，一提起中國的官吏，沒有一個外國人不搖頭的。善良的中國人民，祇知繳糧納稅，不問政治，要人就人，要錢就錢，那敢有絲毫的反抗？總保長的爲土豪劣紳所把持，政治如何澄清？基層政治尚且如此，遑論其他？高級官吏，營私結黨，朋比爲奸，自私自利，窮奢極惡，整天鬧着家務，那裏還有時間管老百姓的事？大部份公務人員，月入所得，均不能溫飽，在飢餓線上掙扎，如何談得上工作效率？中國政治的外形與內在都已腐蝕不堪，政府高高在上，人民低低在下，中間相差這麼一大段的距離，對它怎麼要求？越拖越糟，勢必打不下去了。

第三，在經濟上不能再打。由法幣改爲金圓券，這是當局在經濟上的撒手，原想在窮則變，變則通的說法下，希望能夠有奇蹟出現。法幣既已膨

脹到飽和點，再不想辦法，非崩潰不可，於是弄出了金圓券，不到二個月的時間，金圓券比法幣還要不如，經此一變，人心盡失，再變也沒有辦法了。八年抗日，三年內戰，可以說是打得民窮財盡，再打下去，老百姓祇有死路一條，物價高漲，且不聊生，個人怨懟惡戰爭，想過太平日子，不但在經濟上不能再打，就是在民心上也不能再往下打。

打不下去怎麼辦呢？那末左思右想祇好言和。

隨即蔣總統又宣告退休，這在他已經過了多少次的深思熟慮後，才毅然決定了的，爲着使和談順

利進展，爲着使和平早日實現，堅決退休，這不能不說是果敢的行爲，但是內心的苦痛，不言可喻，這從他離京的文告中不難窺見。

蔣總統在離京前，很少有人知道。一直到二十

一日中午十二時左右，總統府交際科用電話通知國民黨首要認別的時候，大家才得知此事。那天官邸

的空氣是沉重的，幾十年革命的伙伴，在這種場合

裏都相對默然！當蔣總統一字一句的宣讀「印文告

的內容時，像是鉄錘一揮一搥的打在大家的心坎上，有的人想發言，但已是欲言無語了。在聚會的座車駛出黃浦路官邸的時候，蔣總統囑咐大家不必送了，但是大家的汽車還是遙遙相隨，一直送到明故宮機場，聽說他在車中才會回顧官邸，臉色蒼白，毫無笑容，這是近幾年來很少見的，因爲美齡號專機試飛之故，臨時又轉赴大校場登機，上機前的神情，似有無限的悽愴！陳立夫最後趕到送行，座機已經起飛，蔣總統僅隔著玻璃窗與陳揮手示別，陳不覺落淚！

蔣總統現已離京多日，在奉化溪口度過春節後，勢必他往，這次回故里的心情，非往昔可比，一定會在太夫人的故墓前徘徊良久。有人勸他去瑞士住的，還是要在中國滬下去，不是華南，就是台灣，或鼓浪嶼。

清算「四大家族」作號召，政府在答覆沒收官僚資本一項，亦強調此爲中山先生民生主義的動策，絕對贊同，足證豪門資本已屆末日。

據共黨遠東公報載稱：中共所提八項條件之一

「沒收官僚資本」一項，并不適用於四大豪門私有企業而言。又據傳說：共黨方面對「戰犯」名單已刪除多名，僅餘陳果夫、陳立夫、陳誠、宋子文、宋美齡、孔祥熙、熊式輝等七人，果萬孔宋尙能

送之於天壤之間麼？

也許有人說，孔祥熙現悠遊於美國，宋子文不久將歸國的後塵，美國是保護私有財產的國家，如果聯合政府成立的話，能不能予以「引渡」，這話也很難說，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或聯合政府真大，都可以免掉浩劫，否則，他們的逆惡，在全國人的心目中是可以出口氣的。

孔宋豪門資本的命運

孟 怡

活，使全國民衆憤怒難伸。

遠在抗戰勝利前夕，陪都就掀起了清算豪門資本的浪潮，畢竟「財能通神」，結果也祇有煙消雲散以後雖有清算的呼聲，但由於當局的充耳不聞，依舊不了了之。

近來政府好像做了一場大夢，不到半年光景，就面對「兵臨城下」的逆境，蔣總統知大勢已去，爲了解除民衆的痛苦，毅然宣告退休，平日作威作福的幕僚政客豪門，不得不搖頭鼠竄而去，今後他們的命運是够悲慘的。

中共八大條件之中，使雙方毫無討論的，就是沒收官僚資本一項，中共平日爲了爭取民心，即以

自古依附皇朝的貴族階級，差不多都會運用政治腐敗和經濟剝削兩大手段，去囊括民脂民膏，以供少數人的窮奢極侈，所謂「朱門酒肉臭，途有餓死骨」，就是這種官壓。

吳國以來，在車輦割據區內，也是「天下烏鵲一轍」，絕少例外，即在國民黨執政以後，政治式的勒索，舉不勝舉，但經濟式的剝削，仍爲舉世所詬病，聞名世界的豪門巨頭，宋子文孔祥熙，就是姓錢頭上的跳舞者，他們利用特殊關係，盤據財神廟達二十餘年之久，豪門食客遍佈中國各角落，他們利用職權，在這次金融財政政策改變前後，都能「混水摸魚」以飽私囊，過其極度差強無私的生活。

看李代總統如何澄清時局

馬家驥

當去年三月，華盛頓會議如火如荼的時候，我們聽這消息震天大會堂內異常驚惶的場面。「李宗仁」，「孫科」，的名字從麥克風裏傳播到國內外的每一個角落裏，國際間對這一次聯軍統的議題，固然是密切注視的，但國內人民的心理，方真難得緊張，因為副署統的產生，足以影響今後的大政方針，如果不尋其人，則後果是難以想像的！在競選開始的時候，李氏竟一極大的優勢超越了其他的參選者，李氏的奮進副署統，乃是必然的趋势，但是三民主义黨的極力發揮孫科，使大部分的國大代表不能支持發揮其三民主義，於是李氏一派表決擊敗，遂在第三次投票時落選了副署統。

李氏之死的問題，可以證明當時人心已經喪失，而政府者是應該怎樣的更換，而時也證明李氏的喪失人心，在當時，就政治變動上來看，李氏實為一種希望希望的象徵。所以當李氏還過觀音院的時候，我真要寫幾句話……（一）這事是根本，（二）實行民主主義，（三）講民主黨主義的作風，（四）民權民主自由的及早實現，從上面的四點論語中，可以看的李氏所說的主張，是要做到政治上徹底民主化，要實行民主主義本充實民主政治的內容，以善其後門資本主義，拿主義來領導民主政治的確證；其次，在李氏還過觀音院的時候，「無言」的論傳就三基意上，不過一種的假象；而傳播為善傳聞，但政治局勢的不變，則實不可避免的事。

現在，和平已經是一種必須實現的政治決策了，所要考慮的不應該是簡單的「對」與「錯」，可是目前還有二部份人在所謂「和平的問題」上云云，似乎在「對」與「錯」這對意義中去尋找，卻無異向中央投降，這其實就是把黨的社會主義及人民的利害之上的一種立法，所謂今天主要保證全國人民大會，一二一屆一派的議程，議定三三制，更在五個點了，所以李三一開始就舉他來示一個人進退一派之黃金，這已經可以看出来李三亦試圖亂之矣，三七理當就繼續之後，委員會繼續進行，委員會續，他言之既發也已遠退，這是第三點，兩個人二班接續，董正鈞，黃炎培，羅季希，李濟深，以及孫天人元豐新等代表去田東方謀事，董炎兩相處，董持派之妻李子貞已退席焉，田東方曰「吾將退遠志，我不一再平頭者，對此甚懼」，李三應諾說「士在盈盤內，苟可誰無遷來去，這種和諧的氣氛，三經善惡元成，未來五發是必可順利，所無疑質。三四三，李三及王推誠與中央直接商討的五個代表團，如郭子化，張石中，錢天心，黎若實，黃經華，如果由其同意在之平會談，則日本即可施行；同時，這些事情，都是李三對外不具有誠意的，吳健南提出，國共以古上所不許和的氣氛，現在已經一掃而空

而又偉大的責任，讓李氏來擔當，在今天這種局勢之下，李氏謙虛努力任難堪，實仁不讓，這實在是政治道德的一種最高尚的表現。其實，在這之前，李云即三勞主和平，當時頗為一時頃尚所傳目，現在是李氏實行他的政治理想的時候了，固然，處境的艱困是不能避免的，但李氏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心情出面收拾殘局，到是成績，不可謂不計，李氏在其政理德說時就曾表宣言，聲明「個人進退，絕非所計」，其態度均光明磊落，當更

國共和談前途預測

任竹若

標八年抗戰後的內戰，當時調諭是「這麼久」，就地域講是「這麥大」，又是「這麼殘酷」，國人沒有不痛心的。國父說：「中華民國之建國，其目的在和平」，臨危時又有「和平，奮鬥，救中國」之語。不幸三年前政治協商功效達成，以致遍地烽火，兵連禍結。在漫長苦海裏，蔣總統新年文告，指示了國事和平解決途徑，全國各地一致響應，和還立刻蓬勃展開起來，大家都感覺到國家又有新的希望，早日平息戰爭，達成和平統一局面，但是橫在和平前途的障礙依然重篤，不由得使人於興奮之際，重嘗到流離苦水，大家又不禁懷疑到和談果有希望，國共破鏡究竟誰否重譯？

二從歷史觀 = 沒有一場戰爭 = 是永久不結束的，二點看和談 = 正如李調德所說，三年內戰不僅將抗戰勝利後國家可能復興之一線生機消滅無遺，而戰禍遍及黃河南北，田園倉廩，悉遭摧毀荒廢，無辜人民之死傷，或千累萬，妻離子散，啼哭聲寒者我處皆是，此一慘絕人寰的浩劫，實為我國內戰史上空前所未有，基於此一信念，和平終有實現之一日，從中外歷史上看「得民者昌」，今天人民不堪忍受戰爭苦

痛，政府與中共是違法枉詬這個歷史潮流的，三十四年十月國共兩黨簽訂了「會談紀要」，三十五年一月，國共兩黨簽訂了「停戰協定」，政治協商會差不多成功了，不幸那年七月蔣發動了全面內戰。此事雖為對國軍有利，進駐了張家口、延安、陝西、荷澤、臨沂、濟南、岱台、孟德、西平、長春、吉林、安東等地；江西在那時擊滅了國軍沒有？可說沒有。三十六年的冬天，共軍展開了反攻，進駐了政府直轄的石家庄、瀋陽、唐山、濟南、鄭州、開封、襄陽、徐州、蚌埠、天津等地；在全盤戰略上是有利於軍隊的。戰爭是政治的延長，如果能用和平的政治方式來解決問題，戰爭就成了一種浪費，克勞塞維茨說：「有兩種條件可以作為和平談判的基礎，第一是勝負參分；第二是勝利的代價太高。」

三從雙方條款 = 文告裏提出了建立民主秩序不受摧殘，人民生活與自由權利確有保障，在此原則之下，以至和平之功，固譽香港以求者」。李代總統在二十二日召見國人的三次文告裏，明白說：「中共方面所提八條件，政府開始商談」，並特派司機五人為代表，逕與中共舉行商談。孫文告裏並說：「只要和平能早日實現，國父並早日步入和平建設之坦途，宗仁遙退「絕不計及」，這是作未來更大讓步的伏筆。由政府方面看來，「春秋此心」，確為「全國同胞共鑿」。

從歷史上觀點看，**二天內戰**，和談成功，其希望很大，可能「破鏡重圓」的。二）憲法不違反，國體能確定，（三）中華民國的法統不中斷，（四）軍條約，召開沒有反動份子參加的政治

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取南京民黨反動政府及其所屬各級政權的一切權力」。毛氏在聲明後，並強調「在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接受並實現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以前，對於任何敢於反抗的反動派，必須堅決徹底地予以全部地擊滅之」，是一種「以武迫降」的委託。但毛氏為了「迅速結束戰爭」，實現真正的和平，減少人民的痛苦，願意實現民主的，真正的和平。

「在戰爭大業上建立和平，當不如理性的五項原題，但和平亦不堅持了。祇須「領土主權克盡完整，歷史文化與社會秩序不受摧殘，人民生活與自由

和一切權力」，毛氏在聲明後，並強調「在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接受並實現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以前，對於任何敢於反抗的反動派，必須堅決徹底地予以全部地擊滅之」，是一種「以武迫降」的委託。但毛氏為了「迅速結束戰爭」，實現真正的和平，減少人民的痛苦，願意實現民主的，真正的和平。

「在戰爭大業上建立和平，當不如理性的五項原題，但和平亦不堅持了。祇須「領土主權克盡完整，歷史文化與社會秩序不受摧殘，人民生活與自由

和一切權力」，毛氏在聲明後，並強調「在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接受並實現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以前，對於任何敢於反抗的反動派，必須堅決徹底地予以全部地擊滅之」，是一種「以武迫降」的委託。但毛氏為了「迅速結束戰爭」，實現真正的和平，減少人民的痛苦，願意實現民主的，真正的和平。

，濟爲獨立自主的國家，光榮的歷史舉世景仰。三民主義的目的，在於保衛民族，實現民主，康濟民生，在理論上，同爲革命政黨，爲人民謀利益，當初無二致，唯雙方所爭者，當然爲方法之實施問題。如果拿雙方的條件來講，則第五、第六爲經濟政策問題，國民黨的發達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和耕者有其地始終沒有完全兌現，因此沒收官僚資本及改革土地制度應是兩黨的共同一致的。第七廢止賈國條約，意指改變以往政府之親美政策，今後中國外交上應如何在美蘇之間不偏不倚，利用外國機械發展工農業，增進世界和平，這與民族立場並不違背第四依民主原則整軍，軍隊應爲國家化，不能爲某一黨所私有，理應如此，第二、第三取消憲法及廢止

法統在今後條文上可斟酌，使全國人民所能接受，第八、聯合政府成立前舉行政治協商，使新政府不爲一黨操縱。所成爲問題的屬於「戰犯」一點，在內戰史上並無先例，但可能予以取消，如果雙方並不以奪取政權爲限，而盼造福於人民，從主義思想上看和談，該是很樂觀的。

從程序先表後，十九日行政院決議雙方相約停戰，但中共不同意這個決議，主張談先於停戰，中共發言人以蔣總統元旦文告裏的「只要一有和平的誠意，決作確切的表示，政府必開誠相見，願與商討『停止戰爭恢復和平的方法』，這句話來駁政院決議的『先行立即無條件停戰』，而說『停戰』和

李濟琛集團的新方向

平 積

，但目標一致方向相同，仍然是一個不可分的主流，他們代表是進步的，民主的，也就是說力行左策的一系生力軍。

在野派的聯合經過

到同意，在舉行聯合大會以後，改稱「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從事積極的革命準備工作，推李濟琛爲該委員會主席，馮玉祥副之，同時孫夫人宋慶齡女士和廖仲愷夫人何香凝女士等五十餘人都參加陣線，因之更擴大了革命聲勢。在當時這一切都是謎一樣的令人難測。

馮玉祥海外之行

者；談判宣告破裂後進步派便打着旗子很決然的退一旁，抨擊國民黨望石派好戰份子的作爲，他們冒當時一般人所謂的「大不諱」，形成對立之勢，於在朝黨人憤而通令開除他們的黨籍。受此打擊的左派黨人，當時分成三個集團，由李濟琛領導的機關「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在香港大肆活動，並有馮玉祥，李德英等有力人士參加，聲勢最浩大。其次是鄒亞子的「三民主義同志會」和馬敘倫的「中國民主促進會」，當時三個組織雖然各樹一幟

，但目標一致方向相同，仍然是個不可分的主流，他們代表是進步的，民主的，也就是說力行左策的一系生力軍。

其後，在野派黨人忽而分離，忽而集合，復形成一個穩定局面，一直維繫到現在。這一段經過的演變是這樣的：在那時他們受到很大的擠壓，無論在行動或是生活上都是。起先馬敘倫所領導的「中國民主促進會」與「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聯合，即受到華萊士黨人的歡迎，並得到他們莫大的幫助。最初，馮等在美保持誠實態度，活動方面亦較機密，除了着重爭取新力量，吸收新份子外，並積極在各地勸募經費，以爲充實組織方面之需要，

「和平」是一件事，不贊成將「戰爭」與「和平」分割爲兩件事。依據這種解釋，中共顯然在未簽訂停戰協定前，不會停止軍事行動。政府由「備戰求和」，而一變爲提議「先行停戰」，更進一步指派代表往共區談判，亦盡了委曲求全，苦心關於程序問題的爭執，關係很大，在共方軍事優勢下，「停戰」益遲政府益趨於不利。北平和平進駐後，共軍材敵部可無後顧之慮長驅南下，配合原有之劉伯承，陳毅部必盡佔長江北岸，以「城魯」姿態爭取和談上的極端有利。這種程序上的困難，就是迫使政府方面對八條件沒法來贊同，持久地爭執，愈拖久愈加重政府困難，蔣總統引退後是否能打開和談的僵局，自然不敢預料，中共方面認蔣氏之引退，認爲係出自美

「和平」是一件事，不贊成將「戰爭」與「和平」分割爲兩件事。依據這種解釋，中共顯然在未簽訂停戰協定前，不會停止軍事行動。政府由「備戰求和」，而一變爲提議「先行停戰」，更進一步指派代表往共區談判，亦盡了委曲求全，苦心關於程序問題的爭執，關係很大，在共方軍事優勢下，「停戰」益遲政府益趨於不利。北平和平進駐後，共軍材敵部可無後顧之慮長驅南下，配合原有之劉伯承，陳毅部必盡佔長江北岸，以「城魯」姿態爭取和談上的極端有利。這種程序上的困難，就是迫使政府方面對八條件沒法來贊同，持久地爭執，愈拖久愈加重政府困難，蔣總統引退後是否能打開和談的僵局，自然不敢預料，中共方面認蔣氏之引退，認爲係出自美

國政府授意，同時引退前將陳誠、薛岳、朱紹良、余漢謀及張羣安插於華南各省，足見政府對於真正民主和平並無誠意，且暗示欲和談順利，尚須孫院長辭職，本來和是「力量底均衡」，只有彼此力量均衡，發展各不下，才會出現真正的和平。就程序問題上言，確給今後的和談一個莫大威脅。

當政府在戰亂期內遭受國軍物質缺乏的恐慌向美國呼籲加速援助時，馮在美各地展開演說，遊說美國社會之左翼份子，要求停止反華工作，引起莫大影響，援華工作因此頗令人失望，而其是政府方面認為一億餘美元簡直是無濟於事。在始憤之下，馬上指令駐美使館要馮玉祥返國，可是沒有發生作用，被拒絕於門外，仍然在美不斷活動，而行動也未因此而受到絲毫限制，因而他更加活躍，數月之後無聲無息的搭輪赴蘇，不幸的事就發生在赴蘇的大輪上，噩耗告訴人們——馮玉祥遇難了，革命同志會的人簡直不敢相信，事實告訴這是確鑿的。

人民解放軍長成

李濟深確用了一番苦心，在西南滇粵邊區組織一支人民解放軍，與斯時之東江縱隊連絡甚密；這支軍隊是號召山地土番組成，以其舊部為幹，滇邊幾次民變皆由此導火，初試牛刀，驚動一時，經政府增派大軍鎮壓，始趨平息。在政府宣佈民盟組織為非法集團後西南不能安身之民盟人士潛往者甚衆，參加東江縱隊者亦不少。這一支軍隊為數也有萬餘人，所需軍費自不在少，成年累月支付數尤大，於是馮在美就於爭取新力量及吸收新份子外進行勸募黨費工作，以為革命之基礎的支持。雲南本是個軍閥據地，還都以前龍雲主席兵權被剝奪，調任國府空頭軍職——軍事委員會參議長，而由其嫡系放運動之計劃無法實現，而粵之東江縱隊在羅卓英之緊壓下數度徙流，無法立足，更使李濟深部難以行事，直到迄今那支隊伍仍在邊區山地屯墾，不過由其黨予以接濟而已，這當是力量薄弱之力策動之故。而在生活平靜的山區所能號召起的只是一些受苛稅壓迫的農民，團結抗稅，地大人稀，確是一件不易令人滿意之事。

新政協的出現與演變

民盟解體以後，活動重心移至香港，沈鈞儒、郭沫若、章伯鈞、章乃器、茅盾、鄒伯魯、唐君毅、侯外盧等先後赴港，左派知識份子形成大團結，而「戡亂」軍事之失利更使他們活躍起來，革命委員會當時起而領導，擬召開新政協，匯成一道洪流，正面與在朝國民黨人對抗，進一步與中共連成一氣，實際參加行動。在東北軍事告一段落，關外全解族，以至天津失守華北得手後，本年五月一日中共在石家莊召開新政協會議，進步的民主人士全體出席，李濟深所主張的新政協才得實現，三年來之努力始得收穫。李濟深以國民黨人之資格出席，獲得合法地位。從萌芽時期到長成時期還中間經過一二年的苦鬥，雖然未肩戈執矛以赴，在革命陣營中在精神上確有不少貢獻。

革命委員會的方向

國民黨因內戰所引起的危機日益加重，腐敗無能更加速了危機的發展，軍事的崩潰之後跟着和謠熾盛，這時因為須要第三方面，於是注視到了李濟深，曾有半官方人士赴港請其出面調停，卻撲了一個空，他已赴華北解放區，委員會方面決然拒作調人，他們抱定既定方向，絲毫半點環顧之意，非但如此，進一步和平局勢發表聲明，指出這是陰謀，在本月二十三日之廣播聲明中，他們共同指出：「革命必須貫徹到底，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絕無妥協與調和之可能。」對政府所舉之「誠意和平」認為是虛偽的和平攻勢，而且非常離奇。「真正的和平必須做到中共毛澤東所提八點不可缺一」。他們所標榜的「要創造一個人民做主人的自由的生活方式和盡可能高度的生活水準，而不是維持目前的生活方式和最低的生活水準。」

人民到今天所要求的生活水準，他們是更比較的高度化和方式自由化，水準和方式他們有着更遠大的理想。這是他們的今後方向。李濟深是在朝國民黨即將恢復黨籍而雙方皆承認的合法的國民黨人，但有了方向上的高低差別，後者的恢復不一定他

是樂意接受的事。雖然政府方面有意延擱他入閣或其他人士入閣，這在與前一問題一樣不致令他滿意接受，就和其他人士不願入閣一般。而革命委員會在北平的一個表現更說明了他們不會入閣去參加接受八項條件，反會站在中共的立場而共同去獲取光榮的和平。

三十八、元、二十五

(上接第六面)

但是，在和談加緊進行的時候，中共並未停止其軍事進攻的行動，截止筆者寫此文時，揚州和合肥，相繼失守，中共在軍事上的企圖，似有渡江直逼南京之勢，在這樣的嚴重局面之下，一般人又會顧慮到李氏恐怕要訂城下之盟了，這實在是一種杞憂，因為目前長江南岸的防務，並不薄弱，況且第三方面人士已考慮出面調停，國共雙方的直接談判也將立刻開始，和談決不會因戰事的延續而發生什麼重大變化的。

歡迎・投稿
歡迎・訂閱

張治中奔走和平始末

司徒敏

張治中是怎樣的一個人？

這裏不必多加描繪，簡截的說：張氏是一個思想很開明的人物，愛和文化界人士接觸，沒有官僚習氣。他在新疆的時候，就時常在私邸招待當地的文化界人士，文藝茶會的舉行，更是三日一小敍，五日一大會，熱鬧得很，倘有作家之類的人途經該處或是特為考察什麼而來，則張氏尤其要熱烈的招待一番，於是張氏就在黑影之中與文化界人士結下了不解之緣。

張氏治理新疆，成績卓著，這是人所熟知的，而張氏對於國內和平的努力，近三年來也從未間斷過，特別是最近半年來的努力，對於國內和平團結的前途，尤有不可磨滅的巨功。在去年九月，正當幣制改革之時，政府在軍事上政治經濟上的劣勢，已顯端倪，而東北的全部放棄，更顯得大局已不可為，張氏雖遠在邊陲，

然而對於國內局勢的演變，却是時刻留意的，當他看到戰爭的泥潭已不能再事深陷下去的時候，便毅然上書最

高當局，痛陳利弊，極力主張與中共停戰言和，這一建議，在當時真是一個極大的冒險，但張氏終於交由他的祕書長劉孟純帶京了，劉抵京後，即往訪邵力子氏，想託邵氏面呈

蔣總統，邵氏的意見認為張羣最得蔣總統的寵信，不如交由張羣遞呈來得適當，可是張羣在看過全文之後，竟也猶豫不敢遞呈，藉詞跑到四川去了，於是張治中氏便親自晉京，偕同邵氏赴蔣總統官邸，把這份主張和平的建議書遞呈了，但是蔣總統在閱畢全文之後，站起來往內室一走，張邵二氏碰了一個不大不小的釘子，心猶

未甘，便再三婉勸陳布雷氏再度進言，陳氏為人，向來不喜在蔣總統面前多說話，理由是留着進言的機會以待

將來之最重要的關頭，以便容易發生力量，這一次經不起張邵二氏的慇懃和鼓勵，陳氏便破例進言，可是竟也未見任何效力，之後陳氏便鬱鬱以終，和談問題，便祇能讓一陣「謠風」不絕如縷地吹來吹去了。

後來張氏便有出任國防部長的傳

說，這是因為他的態度發生問題，當然不必返新疆了，其實張氏出任新職

，於是張治中氏便親自晉京，偕同邵氏赴蔣總統官邸，把這份主張和平的建議書遞呈了，但是蔣總統在閱畢全文之後，站起來往內室一走，張邵二氏碰了一個不大不小的釘子，心猶未甘，便再三婉勸陳布雷氏再度進言，陳氏為人，向來不喜在蔣總統面前多說話，理由是留着進言的機會以待

和談問題，便祇能讓一陣「謠風」不絕如縷地吹來吹去了。

共軍何日渡江？

張瓊

合估計：

在軍事上講……

歷史告訴我們，守

寒風加勁，河地冰凍，戰雲迷漫之淮水戰場，更添陰影。自黃百韜兵團被擊敗，接而徐州轉進，宿（宿縣）固（固鎮）棄守，蚌埠撤退，滁縣告急。杜聿明率三兵團乘力南下，給養不繼，這支強大部隊的命運就這樣的被注定了，迄本月十六日見大公報載：杜聿明、李彌被俘，邱清泉突圍自殺的報

導後，由此可推知這羣裝備精良的國軍已臨到什麼結果！當然，共軍解除了這三兵團後，已無心腹之患，可揮兵南下，直指長江，威脅京滬了。故今後共軍是否會挾勝餘之雄兵，立即渡江，貫徹毛澤東所擬三十八年三項決策之一的「進兵江南」呢？現在作者在這裏撇開和平不談，且作一個軍事上的綜

置部署，蚌埠剛撤除縣，知國軍有保守淮南的決心。退一步講，若共軍萬一擊潰淮南防線，直搥浦口，共軍亦不會以久戰疲勞之師，強渡長江之長江，一端以逸待勞之國軍海空的鋒鏑。因此，共軍之動向，已有跡象可尋者。為陳毅

便使孫閣的性格為之不變，於是一向主和的張治中氏便悠然有如魚得水之感，他雖然不像邵力子那樣的經常地力排衆議，但他却是埋頭苦幹的在幕後策動，過去他曾經是政協時代三人小組的代表之一，與中共方面的接觸很多，並且在軍事調處的這一階段，張氏的幽默風度，也頗獲得美國人士的好感，以這樣一位八面玲瓏的人物，來擔當目前的和談重任，其能勝任愉快，定可預卜，所以這次政府便指派他赴延安與中共中央進行直接的和平商談，當他就此問題答覆記者的詢問時說：「本人被派赴延安一事，現尚未接獲是項命令，一俟命令到達，則本人自樂於移樽就教。」這是張氏「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一貫作風，以他的膽識，赴延安與中共折衝和平，絕對是勝任愉快的，隨着有過統一的離京小休，政府對於和談當有更進一步的具體表示，張氏的赴延安，已勢在必行，全面和平的曙光，將因張氏此行而愈益顯露其光輝，全國人民莫不一致預祝張氏為和平努力的最後的成功。

部主力東移淮澤湖，有重回蘇北高郵，邵伯一帶之機械。另部猶伯誠主力西轉，有沿淮南鐵路而下之姿態，為採用鉗形迂迴戰略，築成袋形包圍圈，孤立並加重國軍唯一之橋頭堡——浦口之壓力，使淮東十五萬國軍失去戰略形勢不變而退。如此共軍可控制這片廣大的平原，進可襲鑑江，望臺灣，截京滬，京贛鐵路，再向南迂迴，撫京滬之背。若再北視華北，由於塘沽，天津相繼失守，北平這裏文化古城，雖以守點起家的傅作義坐鎮，亦難勝任，且有張申府，秦秋水等和平份子從中斡旋北平已於十二日休戰，傅作義下野，完成局部和平。華北已無戰事，故入關不久的林彪十萬縱隊兵力，可能出津浦線南下，而陳銘二部主力配合，渡過長江，在兵力上試，已可一試，但是：他們當然也看得清楚，現在進攻的是江南，地理環境決不是美東北，華北，華中所可比擬，那邊除點線由國軍控制外，整個廣大的汨都是土共的世界，故易攻易守，拿轉帳靈活之便，而江浙原野上，祇有花草的氣息，就沒有這些對共軍作戰有利的熱門條件了。在他們進攻之前，必需要使土共勢力龐大，再逐漸深入各階層，待機而動。在這些計劃沒有成熟的時候，素常謹慎從事的共軍決不會輕率而行的。

一 在政治上講 一 勢急轉直下，共黨區域擴充過大，而行政人員之供不應求，為共黨唯一傷腦筋之事。在沒有健全的基層組織以前，常以「政治見長」的共黨，種道他翻譯半齷齪的行政局長的時期整理後，才可安就道，徐渡長江。

在國際形勢尚未明朗化的今日，共黨若先取京滬，勢必不能再以在野黨派出現，須組織政府，與各國發生直接外交關係，這樣便招以「防共」為基本政策的華爾街人士們的嫉妒，此其一。

再如共黨強制執行共產黨之既定政策，剝奪洋

人在華貿易權利，則必惹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堅決反對，實不合算，此其二。

若將來共產黨真能領導政府，為復興十餘年來

的戰後建設，在蘇聯自顧不暇之時，決無力再來負起這塊遼闊土地上的一切經費。故仍須仰仗這位山姆叔叔的鼻息，所以共黨不會立即進入京滬，徒討沒趣。

現在的皖南，蘇北之戰，實為共黨之虛張聲勢作爲和談的看本而已。

自開「封」洛（洛陽）

一 由華中戰場講 一 轉守，襄樊易轍，轉大火直接燒到漢口的大門，使小諸葛白建生亦感壓力之重大，趕策二市之防備工事。然據近日來政局的劇烈轉變，我們該對白將軍作一個重新估計的必要了。

自去年年底喧傳京滬的「白崇禧，程潛雙演越宮」的奇傳，接着張羣匆匆飛漢，更到雲省參議會加緊號召西事，華東各省，雲傳和平，其茲外之音，似乎有猶傳宜生「單程和平」之議，果如此，則假若白氏能貞信「備嘗以求和」的主張，則武漢暫時可歸障華中，稍延時日，不至立即垮台。所可慮者，是林彪部很可能由平漢路直上，與陳銘二部集合；分出一部份兵力揮兵西上，強奪漢口，接長江江面，使巴蜀與京滬交通阻隔，再伺機渡江，循日軍攻華之路，沿粵漢路攻長沙，截斷華南大動脈之浙贛鐵路。如此既可南溯二廣，西控蜀漢，東臨京滬，又可避免與各國發生不歡事件，等待一個較長的時期整理後，才可安就道，徐渡長江。

綜合以上各點得下列結論：

一、共軍不會立即渡江。

二、若渡江在即而不在此。

時局變幻莫測，「渡江何日」？是否一如上述，則有待事實來證明。

在和談積極進行的時候，國民黨內的頑固派如谷正綱，張道藩之流，都極力表示反對，甚至痛哭流涕，聲淚俱下，這種表面似是忠黨愛國而實際僅為個人名利打算的行徑，早為國民黨內的前進人士所不齒！立法委員黃宇人，首先就向這些頑固派猛烈轟擊，並曾罵過他們：主戰的人是否佔太多數？主戰的人是不是代表民意？

倘若今天大多數人主張和平，而和平又為全國人民的一致要求，吾末任何人是不能對和平的進行有什麼異議！那些頑固分子便被罵掉下去而啞口無言了，於是黃氏又更進一步的領導在京的立法院上書政院，請未從速對和平採取更進一步的步驟，派員赴延安與中共直接商談，和談固份子便被罵掉下去而啞口無言了，於是黃氏又更進一步的領導在京的立法院上書政院，請未從速對和平採取更進一步的步驟，派員赴延安與中共直接商談，和談

進展的日益積極具體，黃氏之功不可沒。提起黃宇人這個人，大家就會在腦海裏浮起「直言不諱，剛直不屈」的印象，他有「標準大砲」之稱，出言驚四海，在黨內有橫掃千軍之威，他的「砲口」，是對事不對人的，凡是他的所看

不順眼的，他都要毫不留情地加以攻擊，甚至連他一手提拔起來的人，也常常遭遇到他的剛正不阿的批評，於是有些人又在「標準大砲」之外，再替他加上一個「黃牛」的雅號。不過黃氏的批評，向來是切中時弊的，這次的砲轟頑固派，對於整個大局的動向，具有極重要的意義，頑固派的最後防線，還需要這位「標準大砲」的繼續轟擊。

黃字砲轟頑固派

馬連

歡迎稿
歡迎稿
歡迎稿
歡迎稿

農民黨黨魁董時進

林
鏡

農民黨在中國是比較陌生的，由於它的歷史較短，而且未被政府正式承認，所以未能引起世人的注意。說起農民黨，就不能不談到董時進先生，因為農民黨是董氏所發起組織的，而董氏是中國有數的農業專家，且為中國農業協會的理事長。董氏為什麼要組織農民黨？倒并不是想作官，只因他生長於農村，對農民的生活了解很了解，農民的生活很苦，知識也很低，他們需要在長期的統治和封建地主豪強壓迫之下解放出來，而接受近代的知識訓練，以參加政治活動。故當董氏在美國研究農業經濟的時候，就注意到農民的政治運動。今日在歐洲有很多國家都有農民黨，如波蘭等。而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個農業國家，整個經濟基礎是建築在農村，而農民又佔全人口百分之八十強，自己又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強，自古以來立國，而在實行民主政治的今日，中國大多數的農民應該有權利參加政治活動，以爭取自身的利益，然而要參加政治，就不能不有組織，故組織農民黨在中國是有其需要。

協會在重慶舉行第七屆年會，就想把農民黨的旗幟揭出來，過了一年多，農民黨終於在三十六年五月正式成立，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到會的人數，大部份是全國的農業專家學者，暨農業協會的會員，而這個農民黨的中心組織，就是以中國農業協會為基幹，其黨員也就是該會的會員，全國各省市縣的農業分支會，也就是農民黨在全國各地的分支黨部。自然會外人士參加入黨的也不少，因為凡是一個新興的政黨吸收黨員，是不分畛域更無宗法觀念的，只問其是否同情與信仰，不過顧名思義，農民黨當然以農界的人為最多。

於民國九年畢業，畢業後即想回家鄉開辦農場，因受其家族及環境的阻礙未果，適此時清華學校招考專科留美學生，董氏前去應考，被取錄後遣赴美國入康乃爾大學，專攻農業經濟，先後得碩士及博士學位，并被選為美國施華瑪賽榮譽學會會員。不久赴英國入倫敦大學研究，又步歐洲大陸各國游歷考察，共歷一年之久，於民國十四年返國。

海，每於暇時，亦常執筆為文，在中國大的刊物雜誌寫了不少討論土地改革及痛陳時弊的文章，他抨擊一黨專政，更反對內飛呼籲和平。記得前次他在「觀察」上寫了一篇「和比戰難嗎？」的文章，係針對胡適的一篇「和比戰難」文章而加以反駁，英文書勒氏評論報特為轉述，其影響力之宏
大，由此可以想見。

董時進氏生長在四川墾江縣天生橋的一個大地主家。現力大約有五十歲左右，中等身材，面目清瘦，架上一付近視眼鏡，談話溫和，態度沉毅而懇摯。他幼時在私塾讀過四書五經，多能背誦，稍長赴重慶進新式學校，不久到上海，考入當時交通部辦的工業專門學校，即現在交通大學中學班，原可在中學畢業後直接升入專門部學習工業，但董氏當時忽萌學農之志，因他出生農村，對大自然的一草一木深感興趣，並願從事生產事業，營獨立自由的生活，每與同學談到農的志趣時，常常越談越高興，乃至澈夜不眠，故不等中學畢業，即逕赴北京投考當時的國立農業專門學校，

的原因。他從民國八九年起，就在各重慶報紙雜誌上發表文章，一共至少有好幾百篇，抗戰時期在重慶，於經營農場及編刊物之餘，嘗從農人的觀點寫了一本「農人日記」。用退思的筆名在「現代農民」及「新民晚報」發表，大都是些消遣之作，但也包含諷刺意味及人生哲理。現已選出若干篇，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印成專集。還有他十餘年前發表很多的論文及演說詞，亦已搜集若干彙成專冊，定名「農民與國家」，亦交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此外他還有幾本專著，比較早的有「食料與人口」，「農村合作」「農業經濟學」，及若干種小冊，現在不容易買到了。比較新近出版的有

社會，他畢竟吃虧了，董氏常常對我說，他不懂得政治，更不擅長政治技術，不懂得政治，這是客氣的話，不擅於政治技術，這倒是事實。但主要的由於他進步的思想，爽直的性格，不適宜於中國這個完全官僚化的社會。不過，今後的中國已日趨於進步與民主，落後的官僚同政客都有漸次被淘汰的可能。作為一個現代新政治家的條件，是需要坦白誠實苦幹而有專門的學識，董氏正具備有這些條件，因此董氏仍是有其前途的，而他所領導的農民黨，在日益趨向民主的中國社會，將亦會產生出驚人的力量。

「中國農業政策」及「國防與農業」二書，亦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在戰時的陪都，也常在大公報發表論文，均是有所為而作。近兩三年來，寓居上

彷徨歧途的 C.C 系

方 圓

陳立夫棋錯三步

陳果夫到台灣養病去了！陳立夫下錯了三着棋，以致有今天全盤之輸

第一著，是盜竊了黨政革新運動。六中全會以後，黨員喊出了「黨政革新運動」，陳馬上盜竊了它，而予以領導，這是聰明的，倘能從此認真地「行」，黨政軍今天何至於如此脆弱？然而，在他祇是手段，祇是策略，而不認真地幹，這原因大概是「不拉屎站毛廁」，如果自己不唱革新，人家唱革新，自己不變成了革新的對象了嗎？所以，他爭過來一唱，別人的嘴都封上了口，這是第一著誤國之

持着非 C.C 不得當選；以黨團合併，團分得了一部份，漏網者最多不過百分之一。陳認為：從此表面上是蔣氏天下，實質上却是陳記江山了。這如意算盤，大錯而特錯，國內之失敗在此。

第三著，陳公開地向美援共和黨獻媚，認為大選一定是杜威勝利，勝利以後一定加緊援華，甚至於還要同蘇聯作戰，這種國際觀察的幼稚，天真，為三歲小兒所佩服，「主黨勝利」，壯魯門當選後，政府失落了杜魯門的友誼，這是 C.C 在國際上給政府招來的失敗。

一局棋，到決戰時下錯了三步，試問還有什麼補救呢？小卒過河，車馬砲臨門，不和何待？

谷正鼎侈談革新

裏單說一下谷正鼎，小谷，也是留俄生，抗戰後曾任一戰區政治部主任，

和了以後，聯合政府內的競賽，仍是下棋，國民黨的棋手及其參謀團能否檢取這一教訓，不再走錯了步子呢？值得提起注意的，而 C.C 系的棋手，現在已經決定了失敗的命運，那末，這一派系的動向，又將是怎樣的呢？

C.C 往那裏走？

以二陳為支柱的 C.C 系，是「四大家族」之一，也是豪門之一，如果政局演變下去，必然地會成為清算的對象，那末 C.C 系的「政治生命」是否會立刻告終呢？還在目前，似尚言之過早，因為 C.C 份子到處潛伏，倘若二陳聽「毀家抒難」的話，那末這一支當年叱咤風雲的 C.C 系，可能轉入地下活動，自然，要轉入地下活動也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現在，C.C 的大將們都在感到彷徨無措，而 C.C 的外圍份子，則無疑的更有「繞樹三匝，無枝可棲」的日暮途窮之感了！

爲現實情勢的發展，證明邵氏政見的正確，古今中外歷史上的許多真理的發現者，在當時都是被一般

頑固份子所嫉妒的，但邵氏總算沒有遭遇到任何意外的打擊，不能不算是絕大的幸運。雖然，在不久的最近，流俗的政客們會經不止一次地攻擊過他，甚至聲勢洶洶地要將邵氏「開除黨籍」，在這種情形之下，他仍未表示放棄意見，並且還更進一步地說：「和平是必然要來的，總有那麼一天，和平會降臨到我們的頭上！」邵氏在國民黨中的地位，無論從「黨齡」，「黨德」，種種方面來看，都够得上「德高望重」這一句話，所以無論流俗的政客們怎樣的叫囂，還是不能動搖他在黨中的重要地位。

邵力子力排衆議

羊君

邵力子努力和平已不自今日始，猶如長跑競賽的選手，現在快要到達終點了，邵氏不得不鼓其餘勇，以突破阻礙和平的最後一線。

國民黨中對國內和平團結最爲努力的，首推邵力子先生，從政協時代到今天，三年以來，奮鬥不懈，因有「和平老人」之稱。以今日的大勢觀之：

邵氏實不失爲一個眼光遠大見識卓絕的政治家，因

當去年九月「和諧」初起的時候，邵氏便被一般人所注意了，當時邵氏的態度的確很為積極，直到孫科組閣的時候，曾經請邵氏入閣，邵氏即問：「現在的內閣，是在爭取和平呢還是繼續作戰？」孫答：「現在的內閣是以繼續作戰為今後之施政重心的，」於是邵氏就堅決表示不願入閣，然而世界上的事情，常是變幻莫定的，誰又料得到孫科主持下的「戰時內閣」會一變而為「和平內閣」呢？自從蔣總統發表元旦文告以後，和平之門本尚半開半閉，但結果終於被一般主張和平的前進份子一擁而洞開了，不久中共即發表毛澤東的時局聲明，國民

黨內少數不明大勢的人又起而揚言：「共方缺乏和平的誠意」，可是邵氏却獨持相反的意見，他說：「蔣總統的元旦文告，字裏行間，含有招降的意味，如此而欲求得中共良好的反應，其可得乎？」並主張「政府應對和平作更具體更明確之表示，應從速派員赴延安與中共開始直接商談，」這些意見的提出，當然是曾經遭遇到異常劇烈的反對與抨擊的，但是邵氏對這些瑣屑的事情，都恝然置之，毫不介懷。他有一次對記者說到遭遇攻擊時的情景：「我對別人一點也不表示憤慨，也並不認為對方懷有惡意！」

劉健羣宦海浮沉錄

去非

從復興社，青年團，到立法院，這一段過程中

真是歷盡滄桑，而現在却又是宦海波動的時候了！

一

劉健羣，貴州遵義人。何應欽的小同鄉。貴州法政學堂畢業。北伐軍興，劉義筆從何應欽，由書記而祕書，面授要職。

民十八年，劉在上海「再相逢」了他的同鄉，他的同學，他的初戀情人盧葆華女士，從盧女士的鄉本「抗爭」上看來，劉在小學時代曾追過盧，後以盧劉寫，被盧的家庭拒絕了！十年後再遇，劉的感情又像春潮似的氾濫了，那時盧在上海當女工，是共產黨的工運幹部。由於愛情，也由於黨的需要，劉處在南京同居了。

後來發現劉的感情不專一，一氣出走了！於是在上海發行了報導愛情破裂的小說——抗爭。十九年，劉害了一場大病，養病在杭州！頭髮秃在那一年，從此劉顯小老頭的姿態，「編織絲竹入中年

二

二十年「九一八」，二十一年「一二八」，國難重重，正英雄用武之時，劉在養病期間，深思熟慮的結果，想出了一套藍衣社的辦法，寫了一本「藍衣社」的小冊子，回京求售。

後來，產生了一個祕密的政治組織，據汪偽組織下王天木（該組織特務處的外勤）的暴露，其實是沒有藍衣社組織的，外人既誤言藍衣社，他們就讓藍衣社做它的代名，魚目混珠，這樣不正可以掩蓋它的真實嗎？於是你也藍衣社，他也藍衣社的傳播起來。

藍衣社的真實是什麼呢？據王說：核心組織是力行社，第一外圍是革命青年同志會和革命軍人同志會，第二外圍，如是人們熟悉的復興社。

C.C.的陳立夫想扶正，政學系的吳鍾城也想競選一番，結果這三巨頭，在孫科「巨頭內閣」號召下入了閣。

政學系，C.C.青年團，其餘四分五裂到立法院，在贏得烏烟瘴氣一團糟的情況下，C.C.永遠的失

見，在蔣總統離京之前，國民黨對於和戰問題的見，是很難一致的，尤其是C.C.系，主戰仍然，不論是政務會議，中政會議，以及總統官邸的臨時性緊急會議，C.C.系的健將們總是躊躇發言，把和議儘量的壓抑下去，但在這些場合，我們不難想像到邵力子氏力排衆議，仗義執言時的果敢姿態，他如一個從事長跑競賽的選手，在快要達到目的地的最後一瞬間，那種奮力奔衝的雄姿，真是何等的馳騁！現在國共和平談判的發展，由於蔣總統的離京，已經臨到一個新的階段，雙方直接商談，是勢所必然的，而邵氏的大展抱負，此其時矣，我們且拭目以觀之。

谷正綱想做史可法

延之

谷正綱為了主義，一哭二罵三擡紗帽，口口爲了升官發財！

據說蔣公，誠如李副總統所說的：「對於個人之進退出處，嚴謹光明。」凡是他的信徒，抑或他的崇拜者，都應有如此認識，無如以孤臣孽子自許的谷正綱，見不及此。有人認爲谷是愚蠢的死硬派，其實，他是厚黑教主李宗吾的第一等大弟子。其固厚考第一名。

谷這三十年的政黨生活，浮沉宦海，曾有數變，但，萬變不離其宗，他的主旨，仍在升官發財。君如不信，試一回溯他的歷史。

當中山先生逝世，蔣委派汪胡三派時，蔣政在汪手裏，事在蔣手裏，胡則似有點空洞。谷權衡自己是蔣政方面的人，非跟汪走不可。

汪以多變，谷在什麼地方也沒有站穩。二十七年，汪投日做傀儡兒皇帝以後，據說谷曾痛哭流涕，三日不食。這並不是可惜汪的落水，而是可惜自己沒有機會追隨上。

事隔十年，谷第二次又在除夕商討總統元旦文告席上痛哭一場。涕泣而道的不是別的，而是千萬不要說，個人進退出處的話。

張君勸待機而動

藍萍

活動」的行徑，一般人是非常忽略的，其實張也並不是沒有「政治慾望」，這紙要看他的儘量「提拔」蔣勻田，即已瞭然，不過他已經看到他個人即使做官，亦無法左右大局，倒不如「待機而動」的好，所以即使後來梁踏上「戡亂陣線」之後，並沒有做過官，祇是以「學者」的姿態到處「講學」，自然，這實在是張的苦悶之處。

君勸之所以參加「制憲國大」，據其表示是「希望制訂一部良好的憲法」，似乎不參加就不能制訂「良好的憲法」似的，然而實際上民盟在「制憲國大」投入政府的懷抱以後，內部就分裂為二，伍廷芳等另組革新委員會連絡海外黨員，與張君勸分道揚鑣，張

會讓席上同張文白的衝突，張文白最後以不屑的態度不齒之，吳鐵城勸谷不必意氣時，谷說：你不配勸我。逢

這是爲什麼呢？如果說：爲了對蔣先生的忠誠嗎？他不勝資格，而且，他也不是忠誠的人。那爲什麼呢？我認爲：這是他做官的手法，他僞裝忠誠，他的上司如誤認他爲忠心耿耿，他的計便得售了。果不然，有天報上便傳說：谷將主浙了。叱咤風雲的人物，並不愛哈吧狗呢？

除夕，痛哭流涕以後，接着又表演了雙鬍好戲，一個是：行政院政務會議席上同張文白的衝突，張文白最後以不屑的態度不齒之，吳鐵城勸谷不必意氣時，谷說：你不配勸我。逢

人便喜，真成了瘋狗。某二三月，是蔣西巡監督部，直轄之後，他徵求立法，不敢承認。這不僅爲蔣的中立要求和平的西直人民，而且狂妄到不如人間尚有天地。

史可法是何許人？被谷正綱又是何許人？真走仁安到了極點。史可法親在揚州督師，身无士卒，親自參加戰鬥！被谷正綱者坐在南京，住是洋樓，行是汽車，左擁嬌妻，右擁情人，胡則似有點空洞。谷權衡自己是蔣政方面的人，非跟汪走不可。

谷正綱果真自殺了，我一定再寫一篇歌頌他，追悼他的文章，一反我這懷疑的看法。谷，究竟怎麼樣呢？我在這裏執筆以待哩！

就「再作八年長期奮鬥」的豪語，言猶在耳，而轉瞬即發表元旦文告，並且進一步毅然引退，這樣的一個機會，張是把握住的，在蔣總統發表元旦文告之後，張即以「努力和平」自任，並請蔣總統對個人出處作進一步之考慮：（一）是請政府釋放政治犯，（二）是請政府恢復民盟合法地位，張的言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可是大局終於急轉直下了，蔣總

